



自組的第一架戰機 (F-15J JASDF · 比例：1/48) (攝影：蔡孟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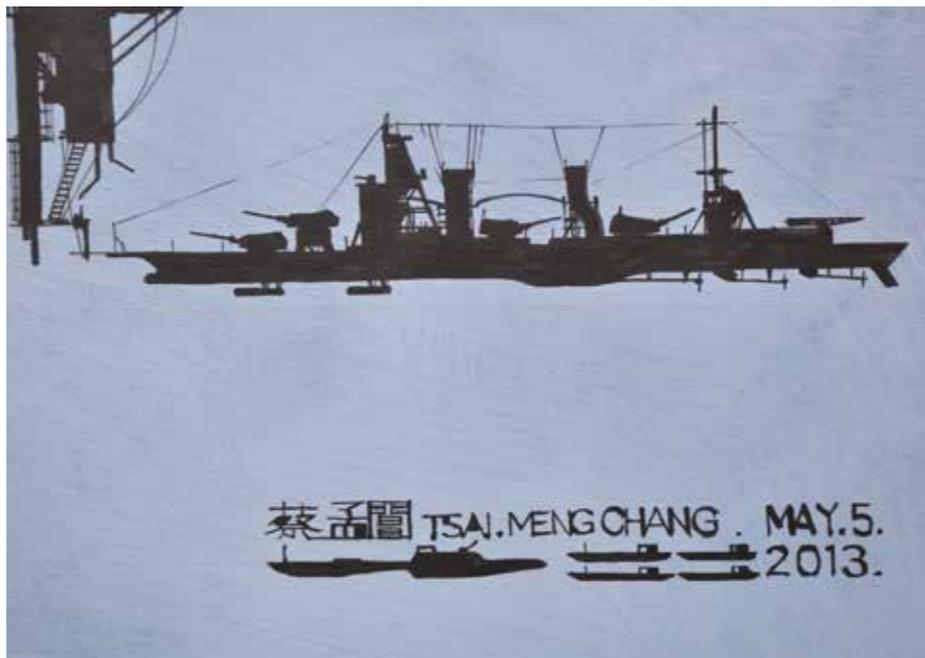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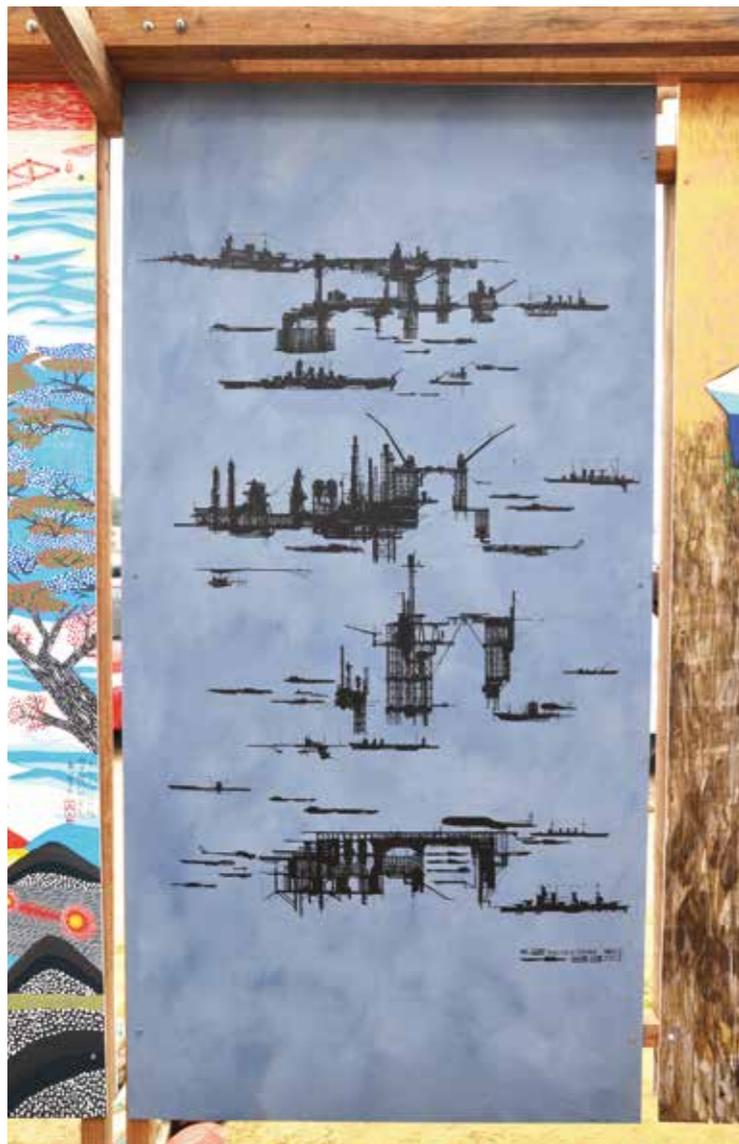
蔡孟闡的工作室裡響著日本搖滾樂團MONO《BLACK RAIN》的歌曲…

Luminous,  
They singing delicate melodies to me continually.  
Then they became rain  
and quenched boundless, arid lands  
they irrigated fields that had been d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ad always been barren...

「最近有很多展覽，似乎騰不太出自己的時間再來做模型。」蔡孟闡在午後陽光斜照的工作室裡踱步。兩三張已打灰底的畫作周圍，滿滿的都是他做模型的紙盒。「第一次接觸模型時，大概是我小一小二時，當時我小叔叔要結婚，伯父怕我們這些小朋友太無聊，所以就買了一架飛機模型來讓我們組裝，當時就是照說明書組起來，然後因為年紀小，顏色也漆的亂七八糟，最後那架飛機就被我媽給丟了……。」蔡孟闡看著櫥櫃中滿滿的模型，對我說著。

文／崔絲珊  
(藝術行政工作者)

## 蔡孟闡與他的模型創作



蔡孟闓2013年參加台灣壁畫隊的作品（攝影：蔡孟闓）

蔡孟闓提到：「對我而言，做模型比較像是閒暇時間在做的興趣，我從小就喜歡製作模型，特別是戰鬥機。小時候媽媽不太喜歡我做模型，因為這些物件都太小，她覺得對視力不好。」確實，在拜訪他的工作室看到他拿出尚未拆裝的模型組件時，每個物件都讓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這些素灰色的迷你零件，幾乎很難用手指掐起，而組裝完成後還得要再貼膠

上色，模擬實體的質感，有時模型船艦上會有纜繩或電線，他都還得再親自製作極細的「膠絲」來模擬實體物件。

「這真的是太驚人了！」我只能這樣對他說。

「嗯～就是興趣。」他靦腆的笑了一下。「我還記得讀國小時我媽不讓我做模型，我都會在學校用郵購偷買模型飛機，然後趁上課時間在抽屜裡偷做。但這些興趣到國、高中就突然斷了，因為國中就進到升學班，每天只剩下考試。」

「我懂！」不得不說，進升學班然後每日生

活只剩下考試，似乎是許多台灣學子過去的生活經驗。「那後來是又怎麼再繼續做模型的呢？」我問蔡孟闓。

「之後就是高中畢業後，比較有自己的時間了，當時我很喜歡火車，所以就自己用紙製作了火車的模型。後來得知高雄後火車站有一間模型店叫做『龍門』，有賣很多的火車模型，就想說去實體店面看一下。結果一進去，發現他們也有賣很多軍事模型，之後便斷斷續續開始了。」

接著，他指著櫥窗上的一台戰機，上面的數字寫著72882。「這就是我小時候做的第一架飛機，被我媽丟了之後，我又重做出來。」說到這，他打開了書桌旁的書櫃，裡面放滿了各式各樣的顏料。「認真開始做模型的階段大概是我大學時期，那時會開始研究各式顏料，有油性與水性的，油性顏料又有分硝基漆跟珐瑯漆，硝基漆的味道很像我們的白板筆或是指甲油味，腐蝕性很強，但乾得很快，我通常用噴筆噴，至於珐瑯漆是需要用筆來繪製的，那我就會用油畫顏料來取代……」

看著蔡孟闓對我解釋模型使用的顏料時，我注

意到每個顏料罐上都像色票一樣被他標上了色號，然後我也注意到有些軟片盒子就這樣靜置在一層抽屜中。「這些說明書上的顏色編號其實就是實物在使用的真實色彩，一開始在做模型時我會照著說明書去上色，但後來就會依據我想要創造的時代感或其他因素來進行顏色的調和，而這些軟片盒裡面就是裝著我調和後的顏色。」他說。

「什麼樣的模型是你最喜歡製作的呢？」我看著整個櫃子的紙盒，約略可以猜出。只見他不疾不徐拿出一個紙盒。「飛機的話，我很喜歡104。」這紙盒上面用英文寫著「F-104 Starfighter 'Last Flight'」（F-104星式戰鬥機最後一次飛行）。「我們做104飛機的人，通常會購買日本長谷川模型製造的飛機，像這台就是德國104除役最後一次飛行的飛機。」

我一聽到104，忍不住脫口問：「104是台灣的飛機嗎？我印象中台灣好像有很多104戰機。」

「104是美國製造的飛機，當年台灣大量購買，但現在都已經除役。而長谷川也特別替台灣的104打造台灣的專屬模型版。」他指著另一架模型

印象中，我第一次看到蔡孟闓的模型，是去年2016年他的個展《鄉愁的濱線》，當時他對我說：「我很喜歡海港，也愛看大船進出港口，喜歡火車，更喜愛透過類似的方式來進行旅行。」而《鄉愁的濱線》這檔展覽，不僅是畫作與模型；平面與立體間的呼應，更多的是勾勒出許多港都人對於「船」的生活經驗。但是對蔡孟闓而言，不管是畫作或是模型，這其實都是他日常創作或生命養分的一部份。



104戰機模型  
(F-104J日本自衛隊, 比例: 1/48)  
(攝影: 蔡孟閻)

飛機對我說：「真的是很懂各國模型迷的心。」

「那軍艦呢？」我接著問。

「如果是軍艦的話，我特別喜歡二戰時期的日本軍艦。因為我覺得他們很迷人。」說完，他就開始在電腦中翻找去年他個展中展出的一艘軍艦。

「這艘軍艦叫武藏，是我做過最大的日本軍艦，而這也有個小故事。」看著蔡孟閻慢慢展示「武藏」不同角度的照片時，我腦中也浮現去年「武藏」的「樣貌」。不得不說，「武藏」在展場中很吸睛，身長約快90公分的戰艦，不僅顏色細緻，連砲台、纜繩、甲板都讓人見識到製作者的細心。看到如此精細又耗時的工法，讓當時的我內心除了「讚嘆」二字外，實在很難有其他多餘的詞彙跳出來。

「其實這個軍艦是館長（藝術家李俊賢）託我做的。」蔡孟閻看著這些照片對我說。「那時候我參加新台灣壁畫隊，某天晚上跟館長就突然聊到做模型這件事情，剛好館長也喜歡模型，所以有天使抱來一艘軍艦對我說：『哩來嘎哇組一隻』。當時我真的覺得受寵若驚，沒想到自己竟然要幫一位這

麼有輩份的人來做這艘大船。」他表情生動地對我說。

「這是我組過最大的一艘軍艦，它是1/350的比例。」孟閻比劃著船艦的大小，接著道：「武藏其實是個很淒美的船艦。在二戰快結束時，日本所有的戰艦幾乎都被炸沉了，日本帝國為了要做最後反擊，於是便秘密建造了「大和」跟「武藏」兩艘船艦。但當時日本民衆只知道有「長門」這艘軍艦，並不清楚秘密建造的這兩艘船。起初戰艦的砲孔很大，可放入直徑46公分的砲彈，但二戰後期最大的變化就是從海戰變成空戰，二戰航空母艦的威脅是比一般單純的戰艦更高的，1945年整個局勢其實已經被美國掌控住了，於是武藏跟大和這兩艘戰艦就像是要奮死一搏的「神風特攻隊」一樣，用違章建築的方式把所有需要戰鬥的機組都往上加，又或是硬清出可以停戰機的停機坪等等。」

聽他講到這些故事，我腦海中瞬間浮現出在德國科隆路德維希美術館（Museum Ludwig）看到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的一件作品，那件作

品用的歷史脈絡就是硫磺島一役的經典插旗動作，但所有穿軍服的雕像們插的並不是國旗，而是遮陽傘；攀登的不是好不容易攻下的山頭，而是一堆午後下午茶椅子與桌子，後方放著美國經典的徵兵照片「I want you.」，並播放著愛國歌曲，看展的當下不知為何，心頭就酸酸的，也許是知道歷史的故事，又或者是這樣的愛國歌曲在現在聽來真的煞是諷刺，總之安迪·沃荷（Andy Warhol）作品雖嘲諷，但卻也敲到我們心底很深的弦，咚那麼一聲，就發酸了。而蔡孟閻的二戰日本軍艦「武藏」，似乎也勾起些類似的情緒。

「……夾板是用噴的，然後再用很細的膠帶下去貼，是邊上色邊用1公分x 0.1公分的膠帶來模擬甲板的色澤，還有這些張線，都是我不用要的塑膠容器慢慢去融，然後拉出極細的膠絲出來……」孟閻說著細節，也比畫著那些七拼八湊往上加的「武藏」戰艦，談著二戰時期的故事，放著日本搖滾樂團MONO的反戰歌曲「Black Rain」。此時，西斜的陽光在視線內似乎全成了歷史的藥引。

「當年我還沒有車，組完後我把『武藏』裝在一個玻璃盒子裡，抱著它小心翼翼地坐捷運。我記得當時車上所有的乘客都在看我，那時就覺得手上好像抱一個炸彈一樣，得小心翼翼地捧著，深怕一不小心就讓模型受損了。」蔡孟閻做出捧著的動作。「妳知道嗎？我線都張好了，就怕一不小心把脆弱的膠絲給弄斷。」他對我形容他的緊張與慎重。

看著他的臉，不知為何，二戰歷史的過往，在此刻彷彿與模型的「重返擬真」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當蔡孟閻說出：「我覺得手上好像抱一個炸彈一樣……」時，我似乎就真的看見的廣島與長崎的兩朵蕈狀雲，轟的兩聲，世界大戰就結束了。

看著模型，我們兩個聊著台灣。他對我說：「二戰時期，台灣人也有被日軍徵招去當兵，雖說同樣是兵，但俸祿卻不同。而日軍戰敗後，身著日軍服的台灣人面對著『光復』的場景，身份的認同似乎也在這段記憶裡產生了尷尬又弔詭的狀態。」

「台灣有不尷尬過嗎？」我笑著問蔡孟閻，他也笑而不答。



參加新台灣壁畫隊時李俊賢委託蔡孟閻製作的軍艦模型，細節栩栩如生，令人讚嘆。（攝影：蔡孟閻）

「去年個展時，新濱碼頭提出可以將畫作和模型一起展出的概念，我就想說跟館長借看看能不能讓「武藏」跟畫作一起展覽，沒想到館長也很乾脆，直接對我說：『赫啊，展出去揪赫啊！』所以妳才會在展場裡看到『武藏』。」就這樣，蔡孟闓對我說完了「武藏」的小故事。

而MONO的歌，始終這麼唱著，唱著那些核戰後的反思：

Luminous,  
They singing delicate melodies to me  
continually.  
Then they became rain  
and quenched boundless, arid lands  
they irrigated fields that had been d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ad always been barren.  
Then, before my eyes,  
all their embraces were consumed

in a perfumed cloud of vapor.  
I saw them fly quickly away, that way.  
I saw them go away  
without a word,  
without a gesture.  
And I loved them.

那些櫃子裡陳列各式的戰機跟戰艦，彷彿都在午後陽光的對話裡，多了份沈重。「哩來嘎哇組一隻」、「我覺得手上好像抱一個炸彈一樣……」、「赫啊，展出去揪赫啊！」、「台灣有不尷尬過嗎？」……

回程時的嘉義夕陽餘暉，像極了蔡孟闓畫裡的高雄天際。我對孟闓說：「我還是喜歡夕陽，這真的就是台灣的顏色呀！」他回我：「是啊！我也很喜歡這色彩……」。是啊！無論高雄或嘉義，我想，這都是台灣的天空，是台灣的顏色，也是台灣人的記憶……



以細膠絲張線。日本帝國海軍輕巡「阿武隈」比例是1:700。



林玉山的〈獻馬圖〉正說明了台灣身份認同的吊詭（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